

加强史料工作是深入抗日战争研究的基础

解学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上迅速形成两大阵营并开始了冷战和对立，中国也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很快导致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势下，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未能全面展开。大陆有些研究也是从属于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同时中国对于侵略者的战争罪责也未及时进行应有的清算。现在看来，几乎有整整两代人对这段悲惨的历史无所知或所知甚少。而日本的右翼势力至今还在否认当年的侵略罪行。所以，开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不但是史学发展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而且也是对为侵略战争翻案、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作斗争的需要。史学工作者应该将这些需要化为研究工作的动力。

这几年，以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创刊为契机，抗日战争史研究确有很大发展。这种发展又受到两套抗日战争史丛书的编写出版的很大推动。所以，深入进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条件是具备的。问题是如何深入？

我以为，强化史料工作恐怕是研究深入的必由之路。此种看法的形成与自己长期从事史料工作有关，不知是否有所偏颇。不过，史料工作确实是任何历史研究都无法逾越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系统而深入地发掘史料，不断有所发现，才能在历史问题的阐释上日益深化、完善、创新，才能逐步揭示清楚历史真相，解开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比如，最近我们编定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卷（邹明德、胡菊蓉同志等编，我以常务副主编身份介入，帮助补充编定），由于跳出了原已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一书的框架，重新分时期按来源系统搜集整理了档

案资料，并着力有目标地进行了新的史料发掘，结果不仅弄清了“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人”这一重大历史结论的来源，而且获得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若干新证据，其中包括首次发现的有关的日本官方报告、指挥处理大批尸体的日本战犯供词和来自美国的侵华日军暴行见证人贝德士文献（章开沅教授发现并提供）。又比如，近二三年来我们在同日本朋友共同进行《日军对华细菌战实态》的调查研究中，经全面搜集资料，反复进行现地调查和充分与日方交流后弄清：日军细菌部队非但在其实验室内进行活人细菌实验，而且竟在东北的一般居民区，甚至中心地区的居民区撒布细菌，施展细菌战谋略。这就打破了有的日军细菌战研究学者的“日军不可能在他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投放细菌”的论断，并使我们对于日军何以将细菌武器研制中心迁移到我国东北有了新的认识，也扩大了日军细菌战研究的眼界和思路。

历史科学和其它科学一样也具有继承性。史学研究完全可以利用前人和别人成果，包括史料。但是，任何重大历史课题研究，都应该有自己的史料工作。已故中国经济史权威学者严中平先生说过：没有不做史料工作的史学家。史料工作和调查工作是相当艰苦的；而历史科学的攀登之苦，恐怕正是苦在史料和调查工作之中。付出艰苦才能换来甘甜。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令人敬佩的史学家陈平先生。他为了揭示日军制造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的罪行，坚持数年，踏遍长城内外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从而获得了深受海内外赞许的成果。总之，历史学人执着投入、锲而不舍从事史料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社会环境也应该大力支持，重要研究机构应象50年代那样，有计划地把史料工作重新搞起来。

为了深化抗日战争史研究，正确选题也很重要。研究课题应尽量贴近现实。解决好研究工作与现实需要的关系，当然不只是历史学的问题。应该象自然科学那样，把人文社会科学更多的学科推向直接、间接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线，发挥作用，取得承认，成为社会的真正需要。就此而言，外国有的研究部门都很机敏，为了迎接人

们所预言的所谓亚洲世纪的到来，他们已经着手加强亚洲研究的资料准备。他们的现实研究不少都是从历史的发展中开拓的；许多历史学家课题的研究，现实目的性也是十分明确的。有鉴于此，建议今后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否再多组织一些政策和经济方面的课题，并放宽一点，开展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管见

马仲廉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史学界正在积极编写和准备出版反映抗日战争的著作。通过纪念活动，对于我国人民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史学界来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由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到今年胜利50周年的10年间，我国史学界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有了很大进展。其进展表现在史学界组织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史学会。学会主办的刊物《抗日战争研究》刊登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资料。学会与抗战纪念馆还办了《抗日战争史通讯》，学会组织了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对学术交流和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发生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研究的进展还表现于，在战争史方面，由过去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发展到重点研究以国民党政府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由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分别研究，发展到对战略统一下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作战共同对敌的研究；由主要是研究战争史，发展到在战时体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包括敌后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研究；由主要是研